



太虛 大師全書

TAIXU DASHI QUANSHU

太虚大师是一位学

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
学理论家。他融通内学
外学、旧学新学，唯识
中观、法性法相，在佛
学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独
创的见解。其中的『人
生佛学』被后人发展为
『人间佛教』理论，成
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指导
思想。

太虚大师又是一位
佛教改革的实践家，他
创办佛学院，组织居士
林，出版书报杂志，在
培养新僧人才、团结各
界信众、宣传佛教文化
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
的成绩……

太虛大师全書

杂藏 · 演讲 (二)

第二十六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本卷目次

抉伪披真	3
佛诞纪念会演说	8
佛教两大要素	12
我之佛教观	16
论佛教与孤儿院	26
佛教与吾人之关系	34
中国人口头上心头上的阿弥陀佛	35
世界宗教会成立之希望	43
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	45
为什么要修学佛教	51
佛教之因果观	54
人生之苦迫及其解脱	59
论佛法为人生之必要	63
论佛法为救时之必要	68
应病与药之佛法	71
为求受皈戒诸官兵说法	76
学佛应先解决三个问题	80



惟佛法能对治二障	88
心地	94
欢迎萧督军致谢词	99
纪念佛诞的意义	100
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讲词	105
黃梅在佛教史上之地位及此后地方人士之责任	107
佛法之教理行果	110
觉悟真我与往生极乐	114
佛法要在起行	119
孝顺之道是为佛法	121
学佛初门由三法入	122
佛法要略	124
世界佛教联合会宣告开会之宗旨	128
知识行为能力之三者能否一致	130
宣讲佛教对于人生之关系	133
在留沪日侨欢送会答词	136
发扬佛化以济现世界之恐慌	137
应日本关系中华民国之五团体欢迎会致词	140
应少女少年团之欢迎会答词	141
谈临济四宾主	142



贊揚《法華》之特勝	144
中日佛法之異點	146
傳教西洋之提議	150
佛教與吾人之現在未來	153
從奈良說到佛法之本源	156
追蹤古德的精神	159
菩薩行先從人道做起	161
自造	163
唯識之名義	171
祝南洋佛教之聯合	173
經商與學佛	175
祛世人對於佛法之誤會	179
欲求人類之真幸福須“止惡修善”	184
在廈門日光岩講	187
佛化青年之模範	188
來廈門之感想	190
歡送日本佛教訪華團致詞	194
楞伽大意	196
護法	200
現代青年與佛教之關係	203



劳工之道德	207
在中日佛徒联谊会致词	211
出国弘化临别之演辞	212
全南洋佛教组织之希望	215
我之学佛经过与宣传佛学	216
发扬社会化的佛法	219
寰游之动机与感想	221
去欧讲学及经过之一斑	23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240
对于九华佛教的感想	244
怎样去作军官	248
戒为定慧之根基	254
佛教会是本佛教之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组成的	256
养老慈幼之意义	264
安海与养正	269
纪念释迦牟尼佛	273
佛学	280
破妄显真	283
僧教育之宗旨	289
佛法之原理修学及其建立	291

僧伽求学之要	297
比丘尼之责任	299
念佛与修菩萨行	301
净名即是古佛	304
佛法之理证与事行	306
将自己的宝显露出来	310
中国今日所需者是何事	313
佛教之新趋势及其修学方针	315
对中国禅宗之感想	319
祛世人对于佛教的误解及唤起佛教徒的自醒	323
从地理上交通的中心说到国家社会佛法的中心	328
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	332
西安佛教复兴之希望	337
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	342
清凉世界	350
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开幕报告	352
来生净土	354
临别开示	356
存心与择法	358
庆祝元旦	364



在汉口孤儿院讲词	367
学佛的成果	369
由诸行无常求合理的进步	372
佛教的真宗旨	375
建设现代中国和中国佛教的途径	378
由人至成佛之路	381
应注意蒙藏文化和国防	384
佛法无边	387
怎样发心报恩	392
人生痛苦之根本解除	396
持戒与龙华道场	406
佛教为中国文化及智慧的宗教	409
佛法的做人道理	411
佛法	415
佛法与人生之关系	417
佛学之简明意义	420
从人心中把佛教复活起来	425
中佛会实有健全组织之必要	429
师生应如何爱护学院	431

太虛大師全書

演 讲

杂 藏



抉伪披真

——二年正月在延慶觀堂宏誓研究會講——

人之处世，貴真率耳！德莫德于真，賊莫賊于偽。古之聖賢豪傑，無不成于真也。然偽亦即出于古之聖賢豪傑，故《老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嗚呼！演及今世，人智益開，人偽弥甚。衮衮諸公，集大事而享大名者，察其表，觀其言，聖賢豪傑，誠何多讓？但苟一揭去其假面目，則黑暗之里幕，丑秽雜肆，殆令人不可向迩！此所以真洁高尚之士，憤之、嫉之不能自己，慨然欲披髮入山，抱石沉淵，以謝此五浊惡世也！然而悲天憫人之念，梗于胸次，嘗思抉偽披真，必有一根本解決之道，期有以一洗現社會之偽習，促人類黃金時代之實現。太虛不敏，略有一得，請就此以貢陳諸君之前。

一曰，名譽不足惜：太虛嘗作《名之罪惡論》，得數



万字，于去年八九月间，刊登于《绍兴公报》，今不能遍举。试质言之，则名誉者，事行之所著而社会所以酬有功者也。又，名为实之宾，一受此名誉之报酬，则事行之实功，即由代替而消灭，故智者功成而不欲居名也。且名誉一成，即为名誉所累，而惜名之甚者，动止顾忌，言行多讳，当为而不敢为，不当为而亦为，乃无往而不以伪！彼汲汲惟名是求者，将谓名誉既得，可为所欲为；殊不知所欲为者未能为，而已奔疲于名矣！凡若是者，皆终身一名之奴隶而已。纵得名垂万世，既已自丧其真，复以伪熏伪，流伪毒于天壤，亦罪人之尤者耳！况务名而不务实，名又未可必得者哉！故吾人立身行事，莫若以真。真何所凭？亦自凭之良心而已。良心者，万物之端也。纯任良心者，一动、一止、一言、一行，虽举世誉之不加劝，尽人毁之不为沮。心如直弦，无所迁就，活泼泼地，不受污染。维摩曰“直心是道场”，此也。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此也。阳明子曰“但凭良知，即知即行”，此也。庄子曰“是进于知者”，此也。无恐怖、无沾滞、无趋避、无颠倒，故大真人即大解脱人；而一是以名誉不足惜为本。

二曰，道德无可崇：夫道德者何？乃吾心之寂然不 .

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耳。惟其感通天下之故也，故于宗法社会，则有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在大同社会，则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儒教则有所谓仁、义、礼、智、信；至佛教，则对六蔽而有六度，对三毒而有三学，对十恶而有十善，对八万四千烦恼而有八万四千法门，复有所谓四无碍辩、四无量心、四大无畏、四精进行等；凡是，皆道德之迹非道德之所以迹也。徒崇拜古人道德之迹，而不求之自心之所以迹，是为心死之人。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故《金刚经》谓：“若有菩萨，以无量无数身命布施众生，不如闻此经一四句偈，功德尤大。”《大般若经》谓：“若复有法，过于涅槃，我亦说是空。”而达摩对梁武曰：“造寺写经，并无功德，净智妙圆，体自空寂”也。盖著道德之迹，则矫揉造作，奸伪百出，非愚即妄，无往而可，万物皆不能各安于真性，而天下嚣然矣！博爱为杀人之本，偃兵为造兵之原，非虚语也。故吾人安心立命，亦莫若以真。真何所在？即空寂之自性是也。百千功德，性自具足，无施不获，安用外求！崇拜道德之迹者，不自知其适与道德背驰也。吁！是亦佛之所深可怜悯者乎！

然名誉不足惜，不足惜亦不足惜；道德无可崇，无



可崇亦无可崇。若以太虛不足惜、无可崇之说为足惜可崇，则又适与太虛不足惜、无可崇之说东轍西轍矣！佛之说法，无非与人解粘去縛耳，若于佛语转生执著，则諸佛亦将无从施其辩也。

太虛末學，何足以語道！且未嘗習知俗世之禮法，荻受聖賢之教化，故出言吐語，大都不經，僻行怪狀，不理眾口。然隨宜示現，不存軌則，如鳥飛空，并無足迹，可无论也。即就事相以論之，发留一寸，本出佛制；服隨國俗，自古已然，彼印度之比丘，固未始穿袍着褲，似吾國俗人今所目為和尚者也。雖然，太虛於是，无可不可，苟有機緣湊泊，則隨感而應。尚可由圓頂方袍者現為非圓頂方袍者，况由非圓頂方袍者復為圓頂方袍乎！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习俗，彼以太虛為奇怪者，彼亦自奇怪之耳！太虛自撫之良心，奇怪二字，殊未敢承認也。夫隨喜贊叹，因利而導，廣運方便，不主故常，此入世利生之宏范也。觀堂創于四明尊者，道香德馨，被于天下。顧降及近世，几成秽藪，流風余韵，湮灭无存！今得佛教伟人諦公來為住持，劈头以改觀堂為觀宗講寺，以樹作新之基，入泥犁而庄严，現淨土于彈指，躬逢其盛，曷勝欣羨！而式海、智恒、桂明、玉旺諸師，

复有宏誓研究会之说，与太虚夙昔心期，尤为吻合，不自知其言之累累，喜可知矣。今以时间短促，所怀欲吐者，仅以概括之词，出其端绪，他日有暇，当探蕴宣奥，列举而一详述之。人言亦言，太虚无言；正言若反，幸诸君垂思焉！（见《佛教月报》一期）

（附注）原题《观宗讲寺宏誓研究会演说词》，今改题。



佛誕紀念會演說

——二年四月為清海講演作——

“佛身充滿于虛空，而恒處此菩提座”，佛果有生滅乎哉？“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佛果有去來乎哉？眾生有生滅去來之情，斯佛現生滅去來之迹；眾生之情盡，如來之迹亡；淨法界身，固未嘗有出沒也。然佛既循眾生之機，示生滅之迹，吾亦安能遽破人類之執見，而衡于般若之真理哉！

顧幻娑婆世界中，幻閻浮提之幻眾生，以幻演幻，幻幻不同，而今古俗殊，東西時異，于世尊誕生示滅之迹，遂傳說紛歧，莫衷一是。或謂佛生于此方夏桀時，商末武乙時，西周昭王時、穆王時，東周平王時、桓王時、莊王時，二十九主貞定王亮時。佛滅或以穆王壬申，敬王庚申；中國西藏則以靈王乙卯；錫蘭則以景王丁巳。甚至有謂佛生于漢文帝時者，上下相差之數，不下千載；